

品鉴

未来可期

田树苌



释文：

虹巢不盈丈，卧看西山村。云起随雨响，松停涛细闻。
书尘一再拂，情到偶成文。开士来征字，新茶能见分。

志刚早慧，打小就喜欢上书法篆刻并懂得去拜访名师耆宿。像当时颇具名望的高寿田、郭伯英、吴连城等先生。其时三老已届古稀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居然就能找到老前辈们，让先生们看他写的字，刻的章。以后又结识了张领、徐文达、林鹏、王留鳌、邓明阁诸先生，隔三岔五拿上他的习作，趋前请益求教。志刚所崇拜的这些老师，大多也是我的前辈，所以我常跟志刚说，咱们都是学生辈，是师兄弟。

志刚学习书法篆刻起点高，取资广，他擅诸体，而主攻篆籀简帛，兼及行草。其篆书以《说文》立基，远绍斯翁，二袁碑，汉碑额，新嘉量，祀三公与李阳冰，近取清介如邓石如，杨沂孙，吴让之，赵之谦，吴昌硕诸位大家。对于近几十年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字资料，他也颇为关注，有些经典作品曾反复研习摹摹，并运用于近些年的创作中。志刚的篆籀书法点画峻厚笃实，结字沉稳端庄，其书写时法度森严，顿挫分明，徐疾有致，沉着痛快，砉砉然如解牛之庖丁，爽爽然如舞剑之壮士。他的作品威而不猛，刚而不僵，重而不浊，润而不滑，丰而不腴，涩而不滞，劲健英勇，风神超迈。更可贵者，志刚熔篆籀、汉隶、简帛为一炉的“志刚新体”，正在从探索逐渐趋于成熟。

有一段时期我对志刚的草书也十分看好。他身上具有写草书的潜质，豪爽有侠肝义胆，时不时还带有一点儿疯劲儿，后来草书进展不大，或许是自觉精力有限，顾此又会失彼，也是一个缺憾。

篆刻是志刚的强项。少年时对篆刻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在石头上刻着玩。涉事既久，志刚系统地自周秦古玺封泥，两汉官印私印，宋元花押朱文，明清流派，直至近现代诸大家，认真研读，勤奋摹刻，获益多多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志刚拜上海篆刻大家徐正濂为师，志刚得其亲炙，艺事大进。加之与全国众多印友砥砺切磋，眼界更加开阔，艺术更趋精专，而今已然成为吾晋篆刻执牛耳者。

受家庭熏陶，志刚阅读多偏重能洞悉世界，启迪人生，富含哲理的文史类书籍。他亦借机拜访名家高士，结缘同道朋友，登名山大川揽胜，踏文物古迹寻幽，更醉心于造访碑碣、造像、摩崖等经典书法遗存。志刚雅好收藏，侧重于文房，其各类名砚、印章章料不计其数，其中不乏稀世珍品。一有闲暇，志刚就会阅读典籍，做读书笔记，或展纸创作，或奏刀治印，或摩挲砚台章石，或侍弄花草虫鱼。有时候也会集中精力，搞一些大部头作品。去年他用小篆抄录马一浮《论古今一百位书家绝句》，六尺对开，横式书写，总长近60米，首尾相顾，一气呵成，是可作为后来习篆者的范本，也是当代篆书作品之鸿篇巨制。

匆匆间志刚将届花甲。在书画篆刻这一行，那还只是个青壮年，是后生辈，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。用王学仲先生的话来说，王志刚的艺术“中岁如此，晚年可期”。

小说

这个

老汉盯着从头上滚到红布上的自己的头发卷，黑白相间。老汉用手捻着这些头发，啧啧称奇：“一点不疼，像风吹一样。”牧民围成一圈，侧着肩膀看老汉脑壳露出白瓢，头发已经光了，而他还在笑，相信理发确实不疼。

老汉理完发，海兰花端一盆清水为他洗头。这时有一个人来到宁布面前，摘帽子，露出蓬乱的头发。这个人三十多岁，羞涩地对着宁布笑，鼻尖沁出汗珠。

宁布说：“你怎么出汗了？”

他说：“我有点怕。”

宁布说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手里嘎嘎弄，头发

是怎样滚下来的，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宁布说：“这是机械，机械属于科学。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，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科学。给羊药浴不也是科学吗？以后你们还会遇到更多的科学，你们把眼睛睁大吧，会看到半导体、幻灯片。你先坐下。”

那个人坐在椅子上，宁布很快给他剪了一个寸头。他头发原来像牧羊犬一样乱七八糟地在头上打着卷儿，现在看上去清爽，人也比刚才年轻。

围观的人比理发的人多很多。有人在前面看，有人在后面看，有人蹲着从底下往上看，看宁布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推推子做不同的动作。宁布理完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72
鲍尔吉·原野
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一个牧民的发后，经过一段沉默，会有另一个牧民大着胆子说：“我也是。”牧民这次理完发，等乌兰牧骑下一趟来，最快也是半年后了。

有一件事比理发更吸引牧民，尤其吸引孩子，这就是看画报。每次乌兰牧骑下乡展示画报引起的轰动，超过他们的演出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72
乔忠延
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荀息要送给虞国的礼物是垂棘的玉石，屈地的骏马。这两样东西都是晋献公的心爱之物，玉石是国宝，骏马是坐骑，他哪里舍得呢？荀息对他说，舍不得宝物，借不到道路，就无法征讨虢国。见晋献公仍然犹豫，对着他耳朵说了句什么，晋献公便同意忍痛割爱了。

荀息带着宝物来到



《晨光》王晋华作

正是因为这样，使得近几百年后已经进入发达社会、信息时代的日本，还有许多人在传诵小林一茶的经典作品，在议论小林一茶的平民情怀。小苏的作品是否达到小林一茶的境界了呢？《漂·移》能像小林一茶的作品那样传至久远吗？作为读者，我抱有深深的期盼。

本书是北岳文艺出版社《格致文库》诸多佳作中的一本。格物致知，是中国儒家探求真理、追求事物原本规律的最高境界。出版者策划出版这一浩大文库，当然是想给当代立心、给时代留痕。因之，能被选入文库的随笔，当属随笔中的精品了。

随笔当然不是文学中的大作，但如同“独木不成林”的道理一样，全民漂移的大变局的时代文学森林，不仅要有参天巨木、鸿篇巨制的支撑，也要有更多的灌木和烂漫花草的烘托。也许，《格致文库》《漂·移》这些“灌木”和“花草”的出版，给时代以细节的辑录和精致的描绘，才使人们在无垠的苍穹里对这个时代的思辨和回望更加深邃夺目吧，我想。

正如作者在《自序》中写到的，“我在十五年前就发生了漂移。起初无意识，因为漂移极其缓慢。参与欲念日渐消退，发生在还能参与的时候。回望过去的日子里，看到我还非常积极过，或者还曾经风生水起，才觉悟到渐行渐远，在与接壤的地域完全断裂时，我听到了声音。”

《漂·移》发出的声音，我真切地听到了。

乡愁

风雨得胜堡

张文槐 文/图



边塞得胜堡，风雨五百年。
瓦刺燃烽火，晋蒙起狼烟。
嘉靖固边墙，战鼓震九天。
隆庆五年至，罢剑士归田。
此间民生息，茶马万贾旋。

得胜堡位于大同城北40公里处，始建于明嘉靖十八年，是外长城之重要隘口。如今的得胜堡，虽然看不到昔日的金戈铁马和喧嚣的茶马古市，但素面朝天的土长城，原汁原味的关门洞，毫不走样地保留着岁月的痕迹，让人浮想联翩，感慨万千。

虞国，虞公一见宝马眼光都直了。自己作梦都想要匹好马，就是无法找到，今天晋国居然送上门来了，真是天遂人愿呀！再一看那块美玉，温润雅致，虞国还真没有这样的宝贝，顿时高兴得嘴巴都合不住了，连声问荀息有什么事情。

见此情状，荀息直来直去：“借路。”

看看宝物，虞公慷慨答应：“可以。”

荀息去驿馆歇息了，虞公还捧着美玉玩味不够。正玩味得上瘾，大臣宫之奇进来了，对他说：“大王，千万不能借给晋国道路！”

虞公盯着美玉，心不在焉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宫之奇恳切地对虞公说：“我国和虢国唇齿相依，嘴唇和牙齿谁也离

不开谁。牙齿脱落了，嘴唇就会塌瘪；嘴唇若是不存在了，牙齿就会寒冷。那就应了一句古话：唇亡齿寒。晋国借路是要讨伐虢国，假如他们灭了虢国，那我国也就危在旦夕了。请大王三思而后行呀！”

虞公早被宝物迷惑了神魂，他想的是不借给人家路，去哪里弄这么好的美玉、骏马呀？宫之奇说些什么，他根本没有听进去。他不耐烦地打发走宫之奇，又去马厩观赏那匹矫健的骏马。

晋国如愿借到了道路，荀息领兵去攻打虞国。

晋军浩浩荡荡从虞国的道路上开了过去，虢国兵少将寡，哪里是晋国的对手？

故事

书香

大浪中的散碎浪花

杜幸